

温馨系列

无边一颗星

于晴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天 边 一 颗 星

于 晴/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01 号

天 边 一 颗 星

于 晴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6.5

字数: 130 千字 印数: 5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224—03254—9/I · 328

定价: 7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钟凡与未婚妻分手恋上了已婚的秦雨苍。正当他们计划着美好的未来，一场风暴轩起。钟凡的父亲与秦雨苍之母原是二十年前的一对恋人，秦母是个酒女，遭钟凡祖父的反对，婚事未成。若干年后，重新碰头，他们相互尊重、互相在一种原则下相爱，却为钟母所不容。相关的人物，同样的故事，这一对年轻的、为爱而挣扎地恋人将面临的是什么呢？

欲知结局如何，请看本书。

窄窄的小阁楼，挤了一屋子人，钟凡、沈冰冰、高震南、张永权、杨宝玲，再加上小阁楼的主人连志威。

这六个人，除了沈冰冰，大家都是大学时的同学，七倒八歪的，有人躺着、有人斜倚着、有人盘腿而坐、有人窝成一团，会抽烟的、抽着玩的，人手一支，小阁楼几乎被烟雾弥漫得就要爆炸了。

“怎么样？有心投效的是哪几个？不过：可要先想清楚，别到时候后悔了。”钟凡环视了每一张脸：“我再说一遍，进来的都是老板，赚了大家分，赔了——。”

“买五张车票到淡水。”连志威举手了：“好了，好了，都举手吧，没什么好考虑的。”

大家统统举起来，连沈冰冰也凑热闹地扬起一只白嫩漂亮的手。

“举手的人脑子现在都很清醒吧，前途是个未知数。”钟凡再环视每一张脸：“可别冲动，再给你们三分钟考虑考虑。”

“后悔也认了。”躺着的高震南，一边看墙角上那台十三吋的小电视，一边回答。

“反正全是愿者上钩，没有谁是被逼的。”张永权加上一句，搂了搂杨宝玲：“我不后悔，宝玲也认了。”

“宝玲，别盲从啊。”钟凡朝杨宝玲说：“爱情是一回事，工作又是一回事。”

“他是个呆子，我也只有跟定的份了。”杨宝玲娇小秀气的脸，对着张永权一张大黑脸。

“我们女孩子就这么傻，爱上了哪个男孩，就是个土匪，也

死心塌地地当他是白马王子。”沈冰冰吐出葡萄皮，瞟了钟凡一眼。

“你少来，我要真是土匪，你躲得才快哩。”钟凡毫不让步，口气一点也不妥协。

“钟凡，你又想吵架是不是？”

“不过是告诉你实话，你吼什么？”

“我的妈！”闷着声看电视的高震南拍着额头坐直起来：“天下还有你们这种人，不吵架你们难过是不是？”

“我说句公平话，钟凡，你的性子是太烈了点。”连志威指了指张永权：“小张就比你标准多了。”

“那你要看看宝玲怎么对小张，人家哪象她，把天下都当成她家侍候她的佣人了。”

“钟凡！”沈冰冰跳了起来：“谁侍候谁，大家心里明白！”

“你以为嗓门大就——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高震南双手在空中摇晃：“都停了、都停止，你们看这个洗发精的广告。”

吵架声停了，大家把眼睛放在那台十三吋的黑白小电视机上：这是十分别致的一个设计，小女孩、少妇、中年妇女、老太婆。四张脸，四个背景、四种神色、四样表情，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使用洗发精，画面跳接得很快，镜头拉得非常灵活，广告效果非常强烈。

“哪家设计的？”钟凡入神地看着。

“国新广告公司的秦雨苍。”连志威边看边回答。

“秦雨苍？”钟凡念了一遍：“没听过。”

“我也是最近在朋友那认识的，这女孩观念很新，设计的东西常常突破别人的想象。”

“是女的呀？”高震南有兴趣地探过头：“漂不漂亮？介绍介

绍吧，我观念也常吓人一跳咧。”

“得了，锅巴。”张永权插上一句：“你不是在追你们公司企划组那个脸上有痣的吗？”

高震南这个锅巴的外号从高中就流行了，念了大学、服完兵役，到现在都做事了，始终跟着没有消失过。

“算了，我妈的话还是很有道理，她那颗痣长得不好，将来会克夫。”

“何必呢，我看老实话还是自己说好。”

“宝玲，管管你们小张。”

“小张没说错呀，那个女孩是被你们公司另一个人追走了嘛。”

“锅巴，被窘了吧。”连志威丢过去一根烟：“做人安份点是对的。”

“好了，谈正题了。”钟凡拍拍手掌：“公司的房子我已经租好了，装潢也搞得差不多了，我打算下个星期一正式开幕，怎么样？谁有意见？”

“哇，钟凡，你动作倒真快。”张永权翘起大拇指。

“我也帮忙了。”沈冰冰早忘了刚才还在呕气，嗲声地：“房子是我找到的。”

“女人就是爱邀功。”钟凡耸耸肩：“好了，大家没意见的话，那么，该辞职的辞职，平常老板对你们太嚣张的，该扭头就起的。可以把你们的自尊心培养培养，明天去让他们措手不及。”

“等一下，我还有意见。”高震南举起手：“这个开张大吉嘛，总要有个酒会什么的吧？”

“我赞成。”不管事的沈冰冰倒第一个附议了。

“你嚷什么呢。”钟凡不耐烦地看了沈冰冰一眼：“你们认为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意见倒是可以采纳。”连志威很客观地分析：“一方面同行间有个认识，二方面连络一下广告客户的感情。”

“对吧，我赞成的没错吧！”沈冰冰满意地白了钟凡一眼：“以后我有什么意见你多听听就是了。”

“你安静点怎么样？”钟凡皱了皱眉头。

“什么意思你？我连句话都不能讲啊？”

“没有人叫你不讲话，可是也没有人叫你闲着无聊就讲废话呀！”

“钟凡！我警告你，我爸和我妈让我跟你订婚，可没叫我一天到晚受你的气！”

“哟呀！钟凡，吵什么呢你们。”高震南在两人中间：“学学人家小张好不好？”

“钟凡，道个歉算了。”连志威使了个眼色。

“是嘛，小事情，何必呢。”张永权也跟着劝。

“道歉？道什么歉？她的气焰已经够高了！”

沈冰冰原先的气愤再加上钟凡不肯道歉带来的难堪，皮包一提，冲出了小阁楼，动作快得拦都来不及。

连志威马上指着门口，对着高震南说：

“锅巴，骑你的摩托车去追回来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钟凡看也不看门口：“别费力气，追不回来的。”

“追不回来，你就送她回家好了。”

“好吧！”高震南无可奈何地摊摊手：“没有女朋友的人，只好去帮人家追女朋友了，对了，连志威，开酒会那天千万把秦雨苍找来。”

“我们也该走了。”张永权拉起杨宝玲：“宝玲回家晚了，她妈又有理由骂我了。”

三个人陆续下了阁楼，钟凡还是坐着不动，连志威丢了一

支烟过去。

“怎么？你不走？”

“要赶人？”

连志威划了根火柴先送到钟凡面前，自己再燃。

“你呀，说句实话，脾气是烈了点。”

“别谈她了。”钟凡手一挥：“一谈她！我就会想我这个婚是不是订错了。”

笑容拉掉了，连志威严肃地坐在对面。

“从小一块长大的，这种感情够难得了，你怎么讲这种话？”

“问题就在从小一块长大这上面。”

“钟凡，这点我不欣赏你。”

钟凡眼睛一闭，头往后靠。

静默一会儿，连志威眯起眼望着钟凡。

“是不是又认识什么别的女孩子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

“那你闹什么情绪？”

钟凡继续闭着，烟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。

“说真的，有时候我还真是羡慕小张和宝玲他们。”

“别不知足了。”

“连志威，我想你最知道我的情形的。”钟凡坐直身子，睁开眼睛：“一块长大，双方父母都是世交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然后我服兵役到现在，彼此都没有机会离开彼此的视线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她的父母满意我，我的父母满意她，喏，就这样。”

“也许你们天生就注定是有缘份的。”

“得了，别再用那两个字骗人了，缘份？缘份是什么？缘份就是条件。条件呢？条件就是彼此满意，彼此欣赏。”

“你对冰冰有什么不满意、不欣赏的？”

“你的眼睛你自己看吧。”钟凡又闭上眼睛，头往后一靠：“我真的羡慕小张和宝玲，共同的想法，共同的观念，共同的兴趣，最重要的是，两个人是经过选择才决定在一起的。我呢？算了，不谈了。”

“钟凡，难道你一点不爱冰冰？”

钟凡沉思了片刻。

“也不能这么说。”

“那么你还是爱她啰？”

钟凡没有回答，连志威接了下去：

“钟凡，有句话我想你应该听一听：除了有点娇生惯养的脾气，冰冰算是个好女孩，别苛求太厉害，现代的女孩子，生活圈大，社交圈广，朝秦暮楚的故事太多了，冰冰的条件，凭良心说，要交十亿八个你钟凡这样的男孩，那太容易了。”

连志威换了个坐姿，弹弹烟灰。

“当然了，你钟凡的条件，也是没话说，个子高，长相帅得就差没去当明星，家世好，也有点才气，当年在学校，一手好诗，也不晓得叫多少女孩有意无意地抛眼角。说起来冰冰配你，虽不是天作之合，也算是郎才女貌啦。”

“讲完了吗？”钟凡闷闷地压出一句话。

“讲完了。”连志威双手一摊。

“我能有一点意见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连志威又一摊手。

“你不是讲废话的人，但，你今天没讲半句有建设性的话。”

连志威好半天抽着烟，看着墙角，有一、两分钟之久，用一种用心良苦的心情，清晰地说。

“要我怎么说？说你们在很多方面，角度距离太远？说冰冰

是个没思想，只会打扮，只对流行感兴趣的女孩？钟凡，爱情是什么？爱情是感情和你所谓的满意与欣赏综合起来的，没有谁这么幸运，能找到这么完美的爱情。你不能说你羡慕小张和宝玲，你们应该说你们要学他们的彼此容忍和迁就，不管他们的爱情是不是自己去选择的，起码他们做到这点了，这点很不容易。”

钟凡一句话没讲，连志威的话，对钟凡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人，也许不能造成绝对的改变，但是起码，他令钟凡在听过话后，答不出什么来。

钟凡的广告公司成立了，离临走时丢给朱老板的一个月还早了六天。

广告公司的名字取得很有前途——远景。

的确是很有远景，都是年轻人，都有干劲，都是念这一行的，都带了那么点才气。

照高震南的意见，开张那天，举行了个不大不小的酒会，广告同业、广播界、报界，来了有一百多个人。当然，沈冰冰这个爱热闹、爱在钟凡每件事上插一脚的未婚妻也来了，薄纱的礼服，轻飘飘的，正流行的非洲卷发、假睫毛、大耳环，十分醒目地穿梭在人群中。

“钟凡，连志威有没有请国新的秦雨苍？”高震南东张西望，脑袋伸得长长的。

“谁晓得，干嘛？真那么大兴趣呀？”

“说不定是个美女啊。”

“美女就不一定轮得到你了。”

“多一个机会总多一次运气吧。”

端着酒杯，高震南脑袋瓜伸得长长的，到人群里去找连志

威了。

正跟一位报界名人打招呼，钟凡后肩被拍了一下，回头，正是高震南正在找连志威。

“钟凡，给你介绍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秦雨苍。”

“你请了她？”

“就在那边。”

钟凡顺着连志威指的目标看过去，穿梭在人群中的沈冰冰回来了，酒杯交到钟凡手上，满脸的不高兴。

“跑哪去了呢，找你半天。”

“你自己跑哪去了？你吼什么——”

连志威马上拉开沈冰冰。

“好了，别又吵了，人那么多，难看。走，一块过去，给你们介绍个人。”

一头秀发，一直垂到肩，一条牛仔裤，一件条纹的衬衫塞在裤腰里，跟酒会那些刻意打扮的女士比起来，倒显得有点味道，这个人就是秦雨苍。

“这是我大学同学，钟凡，也是我们远景的老板。”连志威开玩笑地把老板说得特别大声：“这是钟凡的未婚妻沈冰冰。”

“我叫秦雨苍。”秦雨苍伸出手，先伸到沈冰冰面前，当视线由沈冰冰脸上移到钟凡面前时，心里觉得好象在哪儿见过这个人。

“你好。”名字听过好几遍，人倒是头一次见到，可是，好面熟，钟凡多注视两眼，就是想不起来：“你那个洗发精的广告设计得真成功，那天我们大家都在谈。”

秦雨苍没有客套一番，什么多多指教，不敢当，只是谦虚

而又不露自信地轻轻微笑。钟凡还想再讲什么，后面来了个人，又把她带开了。

等秦雨苍一走，沈冰冰马上尖声怪调地把脸一歪。

“人家广告设计得好干你什么事？要你瞪着两只眼睛猛盯着看，喜欢看，你可以跟过去呀！”

“连志威，这是你亲眼看到的，天下再有这么不可理喻的女人吗？”

“对，我就是不可理喻。连志威这也是你亲眼看见的，天下有这么不安份的男人吗？当着我的面，色迷迷地看别的女人！”

“小事情何必拿来当话题呢？人这么多，别闹笑话。”

“闹笑话又怎么样？”沈冰冰嗓门再加大了些：“他才不怕哩。”

“冰冰，算了，钟凡也没——”

“别理她。”钟凡脸涨红了：“她爱闹笑话她一个人去闹，莫名其妙！”

“钟凡！你不要后悔！”

“没有那回事！如果你有兴趣玩你的老把戏掉头就走，尽管请，锅巴不在这，没人会去追你！”

“钟凡，你让一步不就没事了。”

“不必！再见！”

老把戏，果然叫钟凡言中，沈冰冰还是玩老把戏——掉头就走。走得相当快，连志威回过头，冰冰那身漂亮的薄纱礼服已消失在人群了。

连志威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“钟凡，别太不珍惜冰冰。”

“你看见的。”

“你就不能稍微让一点？”

“爱情最怕姑息。”

“就算姑息又怎么样？”

“我是个凡人，我只是凡人的度量。”

老远，高震南叼了根烟过来了，还没有走到面前，就哇哇地大叫。

“连志威，太不够意思了你，刚刚那个穿牛仔裤的是不是秦雨苍？我今天最大的目的，就是要认识她，怎么那么不够朋友呢！”

“别吵，有没有骑摩托车来？”

“干嘛？冰冰又跑啦？”

“去追追看，能不能追回来。”

“少麻烦了。”钟凡抢下高震南嘴上的烟，对着燃了根新的：“不是要认识秦雨苍吗？就在那，一块过去吧。”

秦雨苍显然交游广阔，只见她不停跟人打招呼，三个人过去时，她正跟电视台一位制作人交谈。三个人在后面站了一会儿，她才让出空档，看起来今天这个酒会就象她是主人。

高震南没等连志威开口，一只手拿烟，另一只手就忙不及待的抽出，冒出一串话。

“我叫高震南，远景广告公司的基本生力军，将来远景发达的话，我是功臣之一。”

高震南握着那只手，一点放开的意思都没有，劈里叭啦又是一串话。

“今天这个酒会是我提议的，我最大的目的是想认识你，因为——”

“因为他知道你是个女的。”

钟凡一句话接得大家都笑了，钟凡注意到秦雨苍有个漂亮的鼻子，但就是想不起在哪见过，眯起眼抽了口烟，秦雨苍笑

着的脸，突然皱起眉来，高震南十分机灵地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烟。

“秦小姐不喜欢闻烟味？”随便一丢、一踩，高震南也不管脚下是漂亮的地毯了：“我很有绅士风度吧？平常我很有公德心的，但在小姐面前，如果是一位反对吸烟的，我一定尊重对方。”

这张熟悉的面孔终于让钟凡想起来了，高震南巴结的几句话勾起钟凡记忆。是她，没错，就是捡了电影票，还大言不惭地指责自己抽烟的那个女孩。

“谢谢你。”秦雨苍对着高震南讲，皱着的眉并没放松，看着依然在钟凡手上继续燃烧的烟。

高震南很警觉，马上指指地上被自己踩熄的烟。

但，此刻，钟凡决定吸到最后一口，不到滤嘴边缘绝不踩熄。

“钟凡，你是怎么搞的，秦小姐不欣赏男人在公共场所抽烟，你还拿着干嘛？快踩熄，你看这屋里空气多坏！”

其实：换了任何情况，这根烟都可以扔掉的。但，此刻，钟凡决定吸到最后一口，不到滤嘴边缘绝不踩熄。

有些人烟瘾很大，纵使在禁止吸烟的地方，还是没办法控制，这点还请秦小姐包涵。”

钟凡把禁止吸烟四个字，强调得特别重，而且，刻意地看了秦雨苍一眼，那强调的语音，那刻意的一眼，秦雨苍面熟的印象得了答案。

好厉害的一个男孩！秦雨苍不露痕迹，展露了个高震南和连志威看不懂，而钟凡却明白的讽刺笑容。

“有一次，我在电影院里，旁边坐了个男孩，不停地抽烟，我生平最痛恨在公共场所污染空气的人，你们猜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高震南的迫切好奇，是十足的巴结在推动。

“我指着墙上禁止抽烟的字牌给他看，不晓得那个人是个文盲，还是个聋子，仍然照抽不误。我最不能忍受这样的人，错了还装着一副没事的样子，于是，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他，希望他趁电影还没开映，花几分钟时间，想想不懂公共道德，是还是没有品格的事。”

讲完，秦雨苍瞄了钟凡愤恨而又不得不装着没事的表情，高震南举起大拇指。

“太棒了，秦小姐做得实在漂亮，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我干脆换了个座位，跟那种没有公德心，又不自爱的人，能讲出什么道理来？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“对，对，秦小姐实在是做得漂亮，高震南看看钟凡，指责着：“钟凡，烟该踩熄了，公共场所，烟最污染空气了。”

钟凡是把烟踩熄了，但，踩熄前，却掏出另一根，就着那根旧烟，重新燃着，任高震南大眼瞪小眼。

“连志威最清楚我了，我这个人有坏毛病，喜欢的事情一定坚持，坚持的事，纵使犯法，也固执不肯改。”

“钟凡，你就——”连志威虽然清楚钟凡的脾气，但今天他却固执得奇怪：“空气是有点——”

好了，别把问题老绕在这上头。秦小姐讲到不道德，我倒想起一件事。有一天，我带冰冰，冰冰就是我未婚妻。”钟凡很礼貌地，带着用意地，含着微笑对着秦雨苍解释：“我带冰冰去看电影，结果掉了张票，冰冰很不高兴，气跑啦，没办法呀，不看可惜，我只好一个人进去了。嗨，天下居然有这么贪小便宜的，那张票居然叫人家捡了，而且，还毫不羞愧地进去看了，你们知道捡到的是什么人？是个漂亮的小姐。这还不说，那个小姐呀，你们再没见过这么没教养的女孩，两条腿往前面的座位上一架，手里抱了包爆米花，旁若无人地大嚼大咽，吃相之难

看，那真是少有的，你们都想象不出那个画面来。”

秦雨苍算是掩饰能力十分高的人，她含着笑听，但钟凡洞察得一清二楚，假如生气胸口真会爆炸的话，那秦雨苍的胸口已经有一个洞了，而且是很大的一个洞。

钟凡抽一口烟，脸略向秦雨苍凑了凑。

“秦小姐，我碰到的那个贪小便宜的女孩，和你碰到的那个公共场合抽烟的男孩，哪一个令人讨厌？”

“两个都差劲。”高震南做出一副客观状：“这种人都没什么道德，以后碰到这种人，应该给他点教训。”

连志威到底是个比较用脑子的人，似乎感觉出什么不对劲，但又无法从两个人脸上找出什么破绽，可是，隐隐中，又有股很僵的气氛潜藏着，就是找不到具体的事实

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忍受烟味，钟先生既然在人这么多的地方，依然可以旁若无人地抽烟，我只好让步，你们谈吧，我先告辞了。”

“喂，秦小姐——”

高震南随后追了出去，秦雨苍的背影一不见，钟凡马上愤愤地把烟往地上一踩，这一个明显的动作，使连志威的猜测得到了证实。

“那个在电影院抽烟的人该不会是你吧？”

钟凡瞪了连志威一眼，转身离开，想想，又回过头来丢下一句话。

“你怎么不猜猜那个捡电影票、没教养的人是不是她？”

公司刚开始，每个人都忙得很起劲，只有锅巴在不知跟谁说话，外头杂七杂八的人认识的多。以前他在他工作过的广告公司做的也是外务，顺理成章的，就派了对外接洽的任务。